

第四十六章 慶餘堂的葉掌櫃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來到東，路選定的書局地址，範閑一行人好好看了看，發現位置確實還是挺不錯，四周交通便利，而且離太學不是太遠，從慶國各地來到京都準備考學的學子，基本上每天都要路過這裏。最關鍵的是，這地方又不是太過熱鬧，如此一來，才能方便各王府的郡主、官宦家的小姐們派出自己的貼身丫環來買書。

範閑點點頭，和範思轍往裏麵走，迎麵便看著府裏的那幾位清客，拱手一禮道：“崔先生，麻煩了。”

那位崔先生苦笑道：“我說二位少爺，這麼個書局一年能掙幾個錢，還要耗這麼多精神，實在是有些不值當。”

範閑知道這些曾經在戶部主過事的前任官員們，當然不會把這種幾千兩銀子流水的生意放在眼裏，笑著解釋道：“弟弟既然喜歡，那就由著他玩吧。”他本不指望這事兒能一直瞞著司南伯，所以請府裏的幾個清客來幫忙，而父親既然允許崔先生來幫忙，就等於默許了兩個兒子在府外的胡鬧。

幾人在後廳的房間裏說話，範思轍咬著毛筆杆在算什麼，一旦眼前放著本帳本，這家夥便會寄情於其間，將身外事全部忘記。說話間，從慶餘堂請的掌櫃也來了，這位掌櫃麵相忠厚，雙眼並無精光，卻是一片清澈，所謂眸子正人身正，範思轍有些滿意，自與他去交待書局的事情。

範若若早就已經將紅樓夢前六十幾回的稿子交給了範思轍，崔先生一直派人在萬鬆堂盯著付印，應該不會出什麼問題。範思轍還老催著範閑要後麵的稿子，準備在京都裏一炮打響。範閑這些天卻沒有什麼心思去抄書，所以一直推著。

商定好了書局開業地時間，又確認了監察院八處的批文一定可以拿到手，眾人在裏屋發現沒什麼事情可做了。到時候從萬鬆堂進些經史子集，再以石頭記為主打，似乎就等著收錢。至於夥計那些，全部由慶餘堂的掌櫃一手處理，也不用範家操心。

範閑本有些奇怪為什麼大家如此信任那個慶餘堂，等到好不容易有個機會單獨和掌櫃在一起的時候，溫和問道：“掌櫃貴姓。”

掌櫃微笑應道：“免貴姓葉。”

範閑心裏一抖，重複問道：“姓葉？”

掌櫃似乎看出他地異樣，有些不解應道：“是啊，慶餘堂一共十七位掌櫃。全部姓葉，這在京都是人所皆知的事情，範少爺？”

“全部姓葉？”範閑眉頭一皺問道：“你們和二十年前的葉家有什麼關係？”

掌櫃略感詫異。看了兩眼範閑，生出些許滄桑之感來：“這麼多年過去了，我還以為現在的年輕人早就不知道葉家了。不錯，我們都是當年葉家的掌櫃，後來葉家出了些問題。產業全部沒入宮中，而我們這些人本應該是離開後自尋活路才是，但不知道為什麼。朝廷卻不允許我們自己做生意，所以到現在就成了如此尷尬的一個局麵，我們隻能負責替人打理生意，但卻不能自己入股，這慶餘堂，也就是這麼來的。”

範閑再看這位掌櫃，知道對方是自己母親當年的屬下，不免生出了一些親近感，好奇問道：“葉家出事後。朝廷沒有...”話沒有說完，但掌櫃也明白這意思，所謂斬草除根，既然朝廷連葉家的產業都霸占了，斷沒有還留著這些老人的意思，掌櫃不知為何，也覺得麵前這位範府地少爺很親切，想了想回答道：“我們也覺著奇怪，所以這些年，一直過的很害怕，朝廷又不準我們離京，所以很怕哪一天就會如何了。”

“哪天帶我到慶餘堂去看看。”範閑忽然在京都裏找到了一個與母親過往有關聯的地方，不由驚喜，抓著掌櫃地肩膀，“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想要問你們。”

...

回到範府之後，在父親的書房裏，範閑將今天遇見的事情講給他聽，好奇問道：“慶餘堂，真是葉家當年的舊人

嗎？”

“當然是。”範建捋著領下短須，似乎在回憶過往，悠悠說道：“這些人其實很不簡單，當年都是葉家分駐各州地大掌櫃，隻不過你母親當年得罪了權貴，遭了不幸。你也知道當年的葉家是何等樣的風光，朝廷一時間也有些慌神，如果葉家倒了，這慶國隻怕也要亂上好幾十年。所以最後想出了一個折中法子，先將葉家收歸皇家，至少在名義上斷了那些下麵的官員借機大肆敲詐的可能，然後...”

範閑截斷他的話，問道：“殺死母親的仇人，最後究竟是怎麼死的？”這是他一直有些疑惑的問題。

範建看著他的雙眼，冷冷說道：“你年紀小，大概不記得十四年前慶國發生過什麼事情。”

“狠得。”範閑皺著眉頭說道：“十四年前，似乎是有人意圖變天，想將陛下從皇位上拉下來，所以最後鬧出了很多事情，京都整整殺了一個月，將原來的那些貴族們殺地差不多了，血流飄杵，貴族的頭顱擱在城牆上居然排了一裏，這便是所謂的京都流血月，雖然我沒有經歷過，但聽費老師講過許多次。”

“不錯。”範建寒聲說道：“就在這一次的清洗之中，當年曾經有份參與到謀害葉家的人，全部被我們殺死了。”

範閑留意到父親話中的“我們”二字，小意問道：“我們是誰？”

“自然是我與陳萍萍。”範建微笑著，“這大概是我們追隨陛下二十幾年來，最成功的一次行動。”

“範家也

也是借此事而起，而監察院更因為在這次事件中所發揮的恐怖作用，牢牢樹立了在官員中的影響力。”範閑歎息道：“原來，這場變故的起因，竟然是父親與陳大人在為母親複仇。”

“後來呢？”範閑問的是葉家的事情。

“先前說過，葉家的產業收入內庫，這是對於當時穩定朝政最好的辦法，滿朝文武，不可能提出更有效的建議。”範建解釋道：“問題就是那些大掌櫃們，他們都是你母親一手教出來的，雖然遠遠及不上你母親的天縱智慧，但是如果放任不管，誰知道會不會出現第二個葉家？所以陛下決定將他們全都集中到京都來，讓他們重新訓練一些人手，去接手那些生意，卻不準他們擁有真正的產業，這才有了如今京都赫赫有名的慶餘堂。”

“你們想做生意，找他們是很好的。”

範閑憂傷說道：“這些掌櫃們居然因為這樣一個理由，就被迫困在京都十幾年，真的很慘...父親，如果將這些掌櫃們都用起來，會不會引起朝廷的注意？”

範建搖頭：“用慶餘堂的掌櫃，本來就是各王府私下產業最喜歡的手法，朝廷才不會管這些，不過如果你想將慶餘堂那十七位掌櫃全部搜羅齊，似乎也沒什麼必要。”

“如果朝廷真的忌諱這些，為什麼當初不將這些掌櫃全部殺了？”範閑提出自己的疑問。

範建看著自己的兒子，微笑著解釋道：“當年你母親出事的時候，我在西邊追隨陛下作戰，陳萍萍到了本朝與北齊交界的地方執行一個秘密任務，半途才明白過來折返京都，所以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。如果我們都已經回到了京都，還讓這些人被殺了，你也未免太低估了你父親的力量。”

柳氏在外麵敲了敲門，父子二人停止了談話，範建讓她進來。看見柳氏手上端的那碗果漿，範閑才知道夜已經深了，已經到了父親入睡的時辰，站起來準備告辭。司南伯卻揮揮手讓他留下，讓柳氏自行前去歇息。

在柳氏離開前，範閑餘光瞥見這婦人的眼光裏流露出一絲擔憂，知道她是在擔心自己丈夫的身體，不由微微皺眉，心想這個女子隻怕對於父親是真有幾分情意，隻是可惜心腸太狠了些，當年竟做出那等事情來。他知道父親既然不讓自己走，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交待，所以洗耳恭聽。

“說說最近朝廷裏麵的局勢吧。”司南伯範建端起微溫的果漿子，緩緩地喝著，“我知道你還一直怨恨，四年前柳氏派人毒殺你的事情。”

範閑一怔，沒想明白朝廷裏麵的局勢與柳氏有什麼關係，更加沒有想到父親會如此直白地將這件事情挑明，所以一時間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。

“兩件事情其實互有關聯。”範建知道兒子在想什麼，淡淡說道：“四年前柳氏之所以會動手，一方麵是思轍的年紀

大了，卻愈發沒個正經模樣，而我一直沒有將她扶正，她不免有些絕望，一時昏頭，做了那個決定。但更關鍵的原因，則是因為她那時候曾經入過一次宮，得到過某人的保證，一旦你死後，範思轍將來一定能夠繼承範家的所有。”

“入宮？是誰的保證，能讓她連***性命都不顧了？”範閑冷冷說道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